

诗和远方

# 建设者的文学梦

○王珍

初冬的夜,有点冷。  
在岱山鱼山大桥建设工地边,一个海滩饭店里,一位刚刚从工地上下班的年轻人在很痴情地讲他挥不去的文学情结。

在有更多的人谈论网络文学、类型小说、畅销书的今天,很少在线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,有点遥远和陌生。《特隆、乌克巴尔、奥比斯·特蒂乌斯》,拗口的小说题目,时间观、实在论、本体论、理念论、唯名论、唯实论绕来绕去,仿佛在千万堆乱麻中打上了数不清的死结头,能把人绕到神志不清;现象世界、超越性世界、理念世界是永远走不出的迷宫,直叫人绝望到崩溃。

曾经听到不少人抱怨,读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有要死要活的辛苦;而眼前这位造桥的年轻人却痴迷于这位“散文读起来像小说,他的小说是诗,而他的诗歌又往往让人觉得像散文”的作家,在建设工地的日子里,博尔赫斯一直是陪伴他的良师益友。

当年,他就是因为慕名中国史上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,

而在高考志愿上填了湖南大学,想在这个文史哲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上更快地踏上文学之路。

很投入、很深情说着文学的时候,他的神情是兴奋的,眼睛是发亮闪光的。“如今,我的文学梦已一点一滴遗落在箱梁、桥墩、承台、桩基之间,再也难以拾起。”一声浅浅的叹惜,一种和文学依依惜别的淡淡惆怅油然而生。

白天一整天的采风,在钢筋水泥、凌厉的海风、激越的海浪间穿梭了一天,本来不想想想、不想说话、不想参加任何娱乐活动,只想让睡眠独占夜的时光,却让这位沉稳而又带着浓郁文艺气息的年轻人,用文学的清凉洗去了疲惫劳累,忘记了冬夜的冷。

除去讲座、专题研讨、沙龙等场合,朋友间久违了的文学话题,确实弥足珍贵。平时聚会,更多的是茶酒和不走心的说笑。当时的我只顾满心的唏嘘和感慨,甚至都没来得及去问一问这位工地文青的姓名职务。

经过打听,终于知道他叫周锋,

是鱼山大桥项目经理部的执行经理。大学毕业后,他在浙江交工集团一直从事桥梁施工的技术、管理工作,先后参与了杭州湾跨海大桥、舟山连岛跨海大桥、象山港跨海大桥、之江大桥等的建设,积累了丰富的建设与管理经验。

当我终于和他在微信上对话时,发现周锋其实是个很闷的人,和那个神采飞扬地说博尔赫斯的周锋,完全不是一个人!不知道是因为时过境迁,还是纯粹的低调,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只练不说的务实者,更或者说是我过于少见多怪,建设工地上更多的是这款文青劳动者。

想来还真的是,近来数次去建设工地上采风,时常能够体味到浓郁的文学气息,常常让我觉得自己很多余,不知道要我去这个地方做什么?

曾经在一个小山坡上,看到一座刚刚动工在建的跨海大桥,边上陪同我们参观的一位建设者随口说:“再过几个月,你就会看到这条飘带一直向海的对面飘过去。”那么诗意的文

学语言,活色生香、生机勃勃。

在建金高速公路3标4标的建设工地上,曾经看到过一首气势磅礴的《建金赋》:“战鼓铿锵,又战兰溪,斗志昂扬。奋鹏翼于五溪,彰嘉业于三江。任坎珂艰险,荆棘遍布;亦团结笃睦,卓厉发扬。何惧山高而隧长,建设坦途以康庄。趁昭年以奉献,铸佳绩而梦圆。”一首赋,借景抒情,托物言志,让人振奋,让人慨叹,写出了交通人的千般情愫和万丈豪情。作者就是项目部年轻的负责人之一,“85后”倪兵。

那些墙绘、书架、阅览室、公众号二维码做的装饰,年轻的建设者们构建的年轻、时尚、文艺的工地文化,让我深信:工地上除了挥汗如雨的建设者、劳动者,更有文采飞扬、才情喷发于诗文的才子。

如果说博尔赫斯是用他隽永的文字和深刻的哲理,作为沟通散文、小说和诗歌的桥梁,那么工地上的建设者们,则是用青春才情糅合着劳动的汗水以及文学的梦想铺路架桥,让更多的人通向诗和远方。

真情流淌

## 西潭听瀑

○朱敏江

多年前任教于一所乡村小学,由学校向西约行八百步,翻过石坝,便可见一河流。一道拦河坝横亘其间,坝的上游汇聚成一汪深潭,因处于西面,人们便将此处唤作西潭。

每天下午放学后,我喜欢捧上一本书到西潭。河水从拦河坝上漫过,飞流而下,奔腾在坝体之上,形成蔚为壮观的瀑布流。瀑水有力地砸入下游,翻涌出一朵朵的白莲花,也带出了巨大的轰鸣声,在两岸高山的阻隔中不停回荡。

听着瀑声,看着坝体上游静如绿镜的深潭,我不禁感叹:如果没有拦河坝的阻隔,哪有这么滔滔的瀑声,更不会让柔软的潭水开出美丽的白莲花。人又何尝不是这样,有了挫折才成就了精彩的人生。

近身来到瀑布前,瀑声如同万马嘶吼,又似机器轰鸣。翻开书页阅读时,瀑声直击耳膜,嗡嗡作响,如同有人拿着几十面羊皮大鼓,不停地 in 耳畔敲击。书中的一个个文字,就像不停晃动的风铃,在我眼前急速闪动,而后飞跃而去,倏地消失不见。

西潭有的是清静处所,干脆换个读书之地吧!但转念又想,古人都能闹中取静,我为何不能做到呢!我要与瀑声争雄,因此便坚持于瀑布旁大声地朗读。但朗读声和水声甫一相遇,便如同匹匹布帛瞬间被无情地撕裂。朗读声在宏大的瀑声前显得如此渺小,只能被淹没,被撞击的粉碎。

我不气馁,连续来此大声朗读,到西潭听着瀑布朗读,亦成了

我每天放学后的必修课。慢慢地,朗读声穿透了瀑声钻入耳膜,时间越久就越清晰。是自己的声音盖过了瀑声吗?肯定不是。静心思索,我明白了,由于高度专注于书上内容,让稍轻的读书声得以不断放大,顺利钻入了耳际。人生需要历练一份定力,而这份定力也在听瀑中慢慢累积。

渐渐地,我惊喜地发现,即使在巨大的瀑声中默读,一个个文字也如放电影般清晰地跃入眼帘,跳入脑中。而此时,巨大的瀑声不再只是轰鸣,仿佛化成了轻柔的音乐,专门为我的朗读配乐伴奏。当晚霞从空中流泻下来,河面上跃动起无数的浪花,为西潭抹上了迷人的色彩时,我才会依依不舍地合上书本踏上归途。

宏大的瀑声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,每一次来西潭听瀑读书,就如同是一场心灵祭拜,这是人心与瀑声的交融。在听瀑读书中我也在蓄积着人生力量,凝练着生活的秘诀。

西潭听瀑读书的日子是惬意的,瀑声震撼着我的心灵,也冲开了我的再学习之门。在各类知识的不断累加中,我轻松跨过了成人本科高考大关,也为讲台生涯积淀下丰厚的储备。西潭听瀑亦让我迎来了人生的转折,成功地从乡村学校考入了城区学校。

岁月漫漫,西潭悠悠,瀑声中记录下了我的一个个读书故事。西潭听瀑读书让我延续了奋发向上的激情,也推动着我带着无限的希望不断踏上新的征程。

笔随心动

## 春的气息

○林椿

窗前的白玉兰开花了,还是那么纯白优雅。接着,樱花、梨花、郁金香、桃花……竞相怒放,姹紫嫣红,美不胜收。马路边的梧桐树,几天前还光秃秃的,然而几天后就有了嫩芽,继而长出小叶子、中叶子,短短几日,春风十里,吹绿枝桠。

田野里,山坡上,嫩绿的小草也钻出来了,星星点点继而连成了片,真是个春风又绿江南岸。鸟儿们也来了,房前屋后,树上草垛,燕子、布谷、黄莺、啄木鸟、杜鹃,叽叽喳喳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

公交车在郊外行驶着,不时一树树的樱花、梨花、桃花映入眼中,白的、红的、粉红、嫩黄,鲜美丰盈,目不暇接。公园里,老爷爷、老奶奶们也出来了。遛弯的、散步的,脸上的皱纹舒展

了,身上的棉袄也脱了。小孙女拿着塑料管儿吹肥皂泡,一会儿就聚起了一帮小孩,追逐着,拍打着泡泡,小脸蛋红红的,鼻尖上沁出了汗珠儿。

春风也是软的、温润的,带着醉人的春的气息,带着花的芳香,草的清新。啊!春天,春天就这么来了,大自然用它的魔手改变着季节,花草虫鸟也都在这个季节苏醒,然后蓬勃地生长,完成一年中生命的轮回。

春天也是个紧张繁忙的季节,务农的亲戚朋友忙着安排春耕事宜。友人笑说:“春天,我们播种;夏天,我们耕耘;秋天,我们收获;冬天,我们蕴藏。一年之中,春天最要紧。”

春光明媚,万物生长,它仿佛在昭示着我们,快脱下冬装,趁着春风正暖,投入春的怀抱。

新书评介

## 让作文插上文学的翅膀

——评《中小考生考场写作增分技法33种》

○余小沅

徐启贤,被《少年作家》杂志称为杭城“明星作文培训师”。最近,在继《写作入门必读》之后,他又推出了22万字的《中小考生考场写作增分技法33种》,由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。

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培养考生跳出以往考场写作就事论事的惯性思维,立高冈之上,给作文插上文学的翅膀,穿云破雾,天马行空,发挥最大的创新思维和思辨能力,使写作成为一种体验式的享受。

徐启贤作为“明星作文培训师”,能使中小学生的作文在短时间里有一个质的飞跃:从枯燥乏味到生动活泼,不失敏锐的紧贴时代感,让作文插上文学的翅膀。比如我们来到西湖岳飞墓,看到跪着铁铸的秦

情景交融

## 柴门情结

○郭佳琪

母亲的家乡,是有柴门的,是有岁月的。  
那不过是一个小村,也曾有大片大片的田地。村民勤劳,棉花、油菜花、玉米、高粱、萝卜……大片大片铺展着不同的季节。小时候,几乎家家都砌着灶台,烧着柴禾,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随着柴门的咿呀声展开。如今,外婆住进了新房,但老房舍不得拆掉,于是柴门被保留了下来。

柴门是孩子们的乐园。孩子大多不喜欢在锃亮的铁门边玩耍,柴门便成了他们的“百草园”!有柴门的破房早已没了顶,里面有几棵粗壮的树,风一阵吹,墙颤巍巍的,柴门吱呀地响,惊走了一树食果的鸟儿。孩子们喜欢躲在柴门后玩捉迷藏,喜欢到墙角挖几株野花,或捉几只昆虫。孩子们最快乐的是打果子,一个个拿着自制的弹弓,似是打准了,射出去却连声都没有。玩一会儿没耐心了,孩子们便开始一起摇树,晃下了一个秋天的丰硕和苍劲。大人们远远地看到树被摇得厉害,就去柴门那领回自家满身露水的孩子。柴门吱呀地响,孩子们一哄而散。

柴门是大人的牵挂。有一段时间,天旱地燥,外公想在柴门边搭棚放柴。母亲心疼外婆外公,带我去帮他们运柴。不一会儿,柴就叠好了,我在柴上蹦啊跳啊,玩得不亦乐乎。母亲却傻杲在那儿,依着柴门望天际苍苍的暮色,她在想什么?该走了,爸爸已经发动了汽车,外婆拉着我的手恋恋不舍:“啥时再来哟,外婆炖土鸡煲给你吃。”“吱呀,吱呀”,夜风中柴门微微震颤,苍凉的吱呀声像一把锯子,撕裂着离人的心。

外公临别时是不说话的,却悻扶着外婆久久地站立在冷风中。母亲的手也震颤起来,右手轻拍外婆紧握母亲左手的双手,像安抚一双孩子似的说:“爸妈,没事,周末就来,啊!”外婆笑了,外公背过身去,微耸着肩膀,柴门“吱呀呀”地响,母亲也似中了家乡的毒。

“吱呀,吱呀”,柴门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单调的梵音,送走了一个又一个都市追梦人,又召唤回了一批又一批对家乡牵肠挂肚的游子。柴门,永远的故乡,永恒的乡愁。

行走随笔

## 梧桐峰上话梧桐

○廖祖义

衢州九华山风景区内,有一座海拔1091米的险峻高山,因其自古多梧桐树,山以树名,故曰梧桐峰。进而,峰下每年立春日都要隆重祭祀水神(春神)的庄严殿宇,也以同一种树命名,唤作“梧桐祖殿”;殿中供奉以巨大梧桐树根雕成的水神。这一连串与梧桐早已融为一体的独特民俗,油然勾起笔者想就梧桐说点什么。

梧桐峰坐落于千里岗山脉南坡;北坡下,就是烟波浩淼的千岛湖。前不久,笔者站在梧桐峰上,看到的梧桐树大者高齐6~7层楼房,树皮青翠、平滑,树干端直、昂扬,形象高洁、典雅。“凤凰鸣兮,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,于彼朝阳。萑萑萑萑,雍雍喈喈。”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

《诗经》,将梧桐与凤凰如此完美联在一起,后继历代诗文也随之将梧桐作为高洁品性和吉祥愿景的象征了。

盛夏,梧桐枝繁叶茂,树冠覆盖宽广,一棵就是一具遮阳巨伞,给人带来的是爽身的清凉;但它又似乎深深懂得,入秋以后,秋收、冬藏等生产活动很需阳光,因而入秋就落落叶。“梧桐一叶落,天下尽知秋。”由此,梧桐又成了通灵的、智慧的化身。

梧桐木质轻而坚韧、纹理细腻,可制木匣等家具,尤宜制作古筝、琵琶等乐器。《全唐诗》有“六律铿锵间宫徵,伶伦(我国音律始祖)写入梧桐尾”(梧桐木制成的上乘乐器,典出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)”的诗句,梧桐也因此成了中国名琴的代名词,并与中国名曲、名乐师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梧桐雌雄同株,枝叶相互叠拥,同生同老,同生同死。于是,有了《孔雀东南飞》中的“东西植松柏,左右种梧桐”,梧桐还成了忠贞爱情的象征。

梧桐除了在中国诗文中的以上意象外,且其花、叶、果、种子皆可入药,又是极佳的庭院绿化和观赏植物。古代宫廷、城乡路旁、井旁、民宅庭院多植梧桐,梧桐由此成了家国家园的代称,进而成了人们寄托家国情怀、离愁别绪的对象。是阕,如李清照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,点点滴滴”的名篇名句,脍炙皆是,不赘。

由上,前述梧桐峰、梧桐祖殿名称之意蕴,很是耐人寻味。

或许有人会问:本文中的梧桐,与现今杭州西湖岸边的“法国梧桐”

运,扎实走好自己脚下每一步。

有时,阻碍自己前行的不是道路的坎坷,而是心底里按捺不住的懒散。也许,当我们听到一些英雄或成功人士的事例时,会激发出一腔豪情壮志,可在随后的玩耍中便被抛之脑后。当我们悠闲地喝着咖啡,谈论所谓“人生大事”时,有人可能在加班加点、通宵达旦;当我们倚在沙发上看球赛时,有人可能在绞尽脑汁、苦思冥想。

千里之行不是靠激情就可以走完的,需要在执着意念中付诸行动。正如医学大家李时珍,数十年间翻山越岭,访医采药,最终写成《本草纲目》造福世人。要走好人生之路,要吃苦耐

劳和不畏挫折,更要勇敢踏上坚实的步伐,不能靠投机取巧。我们不能因路途的遥远、途中的坎坷艰辛,而停止不前。

行千里,不是百米冲刺,是一场马拉松。这需要有强壮的身体,坚韧不拔的毅力,掌控自如的跑步技巧。如此,才能成为胜者。

我们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,不被眼前蝇头小利而迷惑,不刻意追求荣誉、金钱、地位,而应淡泊明志,修身养性。即使摔倒了,也应勇敢地爬起,不被罐子破摔。即使受了点委屈,或犯了点错误,也须正确面对。只有从小事做起,从点滴做起,才能成为有为之人。



春天序曲

夏之明 摄

思绪点滴

## 走好人生每一步

○章征昊